



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药方 《涅诵论砵[三棱煎丸]》之解读考释*

吴国圣

摘要:本研究之目的系藉由解读一份出自黑水城的西夏文药方,讨论西夏人的医药文化与医药文献,运用文献学的方法仔细分析古代文书,并且广泛与同时代的其他文献相互比对研究,解读并重建了一帖尘封八百年的汉医药方“三棱煎丸”。作者希望透过此文的写作,对于西夏文行草书文献中的文字解读提供实际的研究案例,藉由研究过程的翔实描述,可以作为后续分析解读的重要依据与参考基础。

关键词: 西夏语文 黑水城 药方 三棱煎丸 西夏医学

一、前言

20世纪初,英、法、德、美、日等国均先后开始进行各种在中亚以及北亚的调查计划,除了可搜集各种地理信息满足情报侦集之需,同时各国也屡屡在荒漠流沙间发现各种珍稀秘宝与历史材料,是时学者纷纷投入探险活动,除可博得令名之外,也能为自己的国家厚植研究资本,对学术界而言,此时“寻宝”无疑也是另一种从“学术战略”出发的考虑。

公元1907年,帝俄地理学者、军官兼探险家彼得·库兹米区·科兹洛夫(Пе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 1863.10.15—1935.9.26)获沙皇尼古拉二世支持,由公费支持组成探险队,并具文颁准其作为帝俄地理学会(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е Русск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之代表,前往蒙古—四川一带进行探险计划。¹就在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奔波竞逐于喀什、库车、敦煌、吐鲁番一带时,科兹洛夫带领的探险队亦逐步接近传说中的荒城 хара баргас(𐽄𐽀𐽇 𐽀𐽇𐽀𐽇𐽀𐽇)或 хара хот(𐽄𐽀𐽇 𐽀𐽇𐽀𐽇),蒙古语中 хара 意为黑色,баргас 或 хот 意为城镇,合译为“黑城”、“黑城子”,又名“黑水城”。

科兹洛夫探险队在当地蒙古王爷和土尔扈特贝勒(ᠶᠢᠨᠠᠯᠠᠭᠤᠨ/ᠪᠡᠯᠡ)的允许下,藉由当地向导的帮助,在黑水城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了许多古物,特别是在距城约400米的一座大佛塔中,找到了超过两千本的古刊本和写本,另外也在遗址各处取得逾五百件壁画、佛像等

* 本文初稿曾获第四届台大历史金品奖。

1 Козлов, Петр Кузьмич,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 Экспедиция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Нагорной Азии* 《蒙古、安多和死亡之城哈喇浩特(黑水城):俄罗斯地理学会在高地亚洲之远征》(Москва,Огиз: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23), pp. 27~41.

器物，全部载运返俄。

(一)黑水城文物的内容与价值

这批文物包括大量 11—13 世纪的古代文献和器物。书面文献除了两万五千余件西夏文刊本和写本之外，还有一些汉文、藏文、蒙古文、回鹘文、少数叙利亚文、女真大字等多种语言文字的书籍和文卷，其中西夏文文献数量约占九成以上。²内容包括文字、语学书、社会经济、法律、汉籍之西夏文译本以及佛教经典，还有一些从辽、金直接或间接传入西夏的书籍。形式除了有各种书体的大量抄本外，还有木刻本和难得一见的泥活字印本，³种类繁多，令人目不暇给。这些书面文献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其他物质文化及艺术品类则藏于国家艾尔米塔什博物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рмитаж, 即冬宫博物馆)。⁴

成吉思汗的大军在 1226 年攻克黑水城，造成当地极大的破坏，幸而因气候干燥，许多佛塔中的装藏物得以与外界隔绝，进而保留下来，大夏国(1032-1226)时期留下的文献，时至今日，其珍稀程度足堪与“宋本”汉籍齐名而无愧。无论就版本异文校勘⁵抑或重新发掘逸本古籍，⁶黑水城蕴藏的相关文献都能提供许多重要的参考资料。由于西夏语文长久埋没于世，复以遗民踪迹不详，西夏文文献的重新出土，更是让我们重新窥见一个民族的故事与心灵世界，特别是大量汉籍夏译的解读研究，让我们还原了许多早已不存的古籍样貌⁷；西夏人翻译汉籍时所用的语词以及对原文的理解，更是今日阅读、注释相关古籍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⁸

综上所述，黑水城西夏文文献的重要性确实值得重视，前人曾以“重现一座中世纪的图书馆”一语形容这个重要的发现，可谓实至名归。

(二)黑水城出土的医药文献

黑水城同时也出土了一批医药文献，主要由西夏文和汉文写成，目前所知经整理编目的文献至少有近 20 个编号，分藏中、英、俄等国，当中包括医书、医方残卷多种，《明堂灸经》一卷，《孙真人千金方》残页，⁹辰龙麝保命丹仿单¹⁰等等，文物中的汉文《三才杂字》也记

2 目前已整理出八千多笔的资料，其中佛教文献部分请见 Кычанов, Е.И.,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不过此目录除了佛教文献之外，亦包含一些社会文书或其它数据在内。且西夏文题名仍有一些解读问题，使用上仍须参照文献原件来进行判断。

3 部分书籍版本的介绍可参看史金波、黄润华《中国历代民族古文字文献探幽》，中华书局 2008 年；黄润华、史金波《少数民族古籍版本：民族文字古籍》，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4 目前已经整理出版了一部份相关的图版，见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黑水城艺术品 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

5 例如真歇清了禅师《劫外录》原本以日本宽永 7 年(1630)《真歇清了和尚劫外录》为最古版本。但在黑水城文献中，却出现了《真歇长芦了和尚劫外录》，推测可能刻于 1127 年，足将该书版本往前推了 503 年。见释慧达《新校黑水城本〈劫外录〉》，《中华佛学学报》2002 年第 6 期。

6 黑水城出土的汉文、西夏文古籍相当多，以声韵学为例，黑水城出土了一个北宋版本的《广韵》残刊本，虽然篇幅所剩不多，但是其中仍然保存校定广韵的重要信息。另外，黑水城出土的《解释歌义》一书，更是提供了宋元时代对于等韵门法的口诀和解说，对于今日处理《韵镜》及《七音略》当中有关广通门等门法均提供了不少提示。参见孙伯君《黑水城出土等韵抄本〈解释歌义〉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4 年；聂鸿音、孙伯君《黑水城出土音韵学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6 年。另外，可能由于纸张较缺乏，许多佛经、字纸的背面都记下了其他信息，或是运用其它使用过的公文书背面，印制典籍，因此保留了许多宋代边防的往来文书，是非常稀有的宋代档案文书。见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 2009 年。

7 例如西夏语译《六韬》中有部分段落是现存本《六韬》中缺乏的，其中有经解读反译回汉语后，发现收录于《太平御览》者，亦仅有存其目，但现存汉语本中缺乏的篇章，对于恢复汉文古籍的原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见林英津《论西夏语文献对汉语经典的诠释：以西夏语译〈六韬〉为例》，《国际中国学研究》第九辑，2006 年。

8 林英津《西夏语文献解读与西夏语的研究》，《中研院学术咨询总会通讯》2006 年，第 103~110 页。

9 馆藏编号 TK166，中国中医研究院马继兴教授认为是辽刻本。《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叙录》认为是

录了 144 味药品的汉文名称，¹¹使我们得以一窥西夏人的治疗观念、药物使用以及他们的医学技术。

黑水城是西夏的边防城市，在远离都市的偏远战略要地中，医药并不发达，加上经过多次战乱与千年来日夜不停的风沙侵蚀、凌夷与破坏，能出土那么多的古代医药写本是相当珍贵且难得的，其重

要性与居延简、¹²武威旱滩坡出土的汉代医简¹³等相媲美，对于边防地带的风土病研究，以及古代医学书籍的保存，其价值可说是不遑多让。

虽然我们拥有这批难得的医学史文献，但由于大部分都是以西夏文写成，又需要医学、药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进行跨领域的研究。西夏文字每个字的笔画平均较汉字为多，构字组件复杂，本即不易辨识，其中部分抄本破损严重，逾半为残页，分析解读都有相当的困难，目前我们对于西夏文行草的了解仍然相当不足，幸存的文书又多以相当潦草的字体抄撰，更加难以辨认。京都大学西田龙雄教授曾经试着研究西夏文的医学书籍，留有以下的感想：

残念乍ら、原本が行書あるいは草書で書かれているためか、極めて読みにくいけれども…他の醫學書の翻譯とともに今後見逃せない研究対象である。¹⁴

一般抄本如此不易阅读，然而，纵使是木刻本，或许笔画较清楚，但并不一定较抄本更易辨识阅读：西夏文字字形不易辨认是其一，西夏语文本身仍有许多尚待研究的地方是其二，现存的本子多所残缺是其三，而且，就算是官刻本，也仍然会有误刻的地方；西夏文献如系翻译而来，若能寻得其翻译底本尚可给予一些解读翻译上的提示，但若是西夏语原创作品或者其底本未得者，要得到比较确切的翻译就有相当的困难了。

依目前的初步研究来看，西夏文医药文献大部分都是西夏人自行撰写，就算有翻译底本，也多为早已亡佚或不存的未知医书，更增添了翻译解读的困难。关于西夏文医学文献，现有的研究论文很少，相较于吐蕃医学、突厥医学、蒙古医学的研究规模，西夏医学史研究可说是才刚刚起步。

关于西夏文献中的医药名称，至今最为人所知，也最具规模的材料是在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猜脖胖羴縷绢妹洱)卷十七中，所开具 232 味中药材的名称，大多是宋代汉语西北地区方言的西夏文音译，不仅数量颇大，而且是官方的重要法典，其正确性应该较高。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经过 E. И. Кычанов 教授的俄译，¹⁵又经史金波等多位教授中译后发表，¹⁶共三次出版成书。经过多年的研究，对于这些药物名称应该已经具备相当的研究，然

金刻本。目前仍未有定论，不过版型与现存的宋改本《备急千金要方》(原件藏于米泽上杉文库，目前一般坊间流通的都是在日本嘉永二年(公元 1849 年)江户医学馆刊刻的影写本)大有不同是可以确定的。或许可与静嘉堂文库所藏《新刻孙真人千金方》(未经宋林亿改本)加以对照。

10 张如青《俄藏黑水城文献〈辰龙麝保命丹〉考释》，《中医文献杂志》2004 年第 2 期。

11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第 782~783 页。

12 劳干《居延汉简》，中研院史语所，1986 年；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 三卷，补遗一卷，补遗考释一卷，附录一卷》，罗氏宸翰楼，1914 年。

13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编《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 1975 年。

14 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III，京都大学文学部，1977 年，第 274 页。这段文字可译为：“很可惜，因为原书是用行书或草书写成的，相当难以判读…其它的医学书都需要翻译，是此后不能放过的研究对象。”

15 E. И. Кычанов, *Измененный и заново утверждённый кодекс девиза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небесное процветание (1149- 1169)*, кн.1-4,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87-1989. 此俄译本中对于该当中药的名称仅给出西夏字拟音，并未还原为汉字，事实上并未完成解读。

16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西夏天盛律令》，科学出版社 1994 年；《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 2000 年。

而我们以中药学的角度重新检视，就会发现几次的译解中仍然留下颇多问题，许多名称根本不是药材，其中有三分之一未得确解。聂鸿音教授道：

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有不少词语是套用西夏字在其他文献里的汉语对音临时凑合上去的，并非经典中实有的药名，而且没有随译文加注予以指出。¹⁷

后来经过聂教授再次修订，改正了许多名称，¹⁸不过修改后仍然留下一些疑问和未解之处。由此可知，研究西夏文献中的医药文化，解读相当不易，资料背后的历史意义和文献本身的内涵，加上时空的隔阂，更是解读此类古代医药文献的最大挑战，其研究难度可见一斑。

西夏文文献的研究史已逾百年，然而对于西夏人的医药文化，我们还了解得太少，其中文献的缺乏应该是主要原因，吾人对于西夏语文的理解仍在逐步累积中，关于中医药的知识又有相当程度的专业性，因此西夏文的医药数据一直没有得到适当的关注。本文是笔者研究西夏医学与方剂的一个新尝试，随着解读其他种类西夏文文献经验的逐步累积，希望能积极运用前辈学者对西夏语文的研究成果，进行研究并分析解读一份从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药方，就其文献学价值、文字意涵，配合其他同时代的文本进行比对，使得隐藏在西夏文字背后的医学意义能够重新被挖掘出来。

二、西夏文药方之分析与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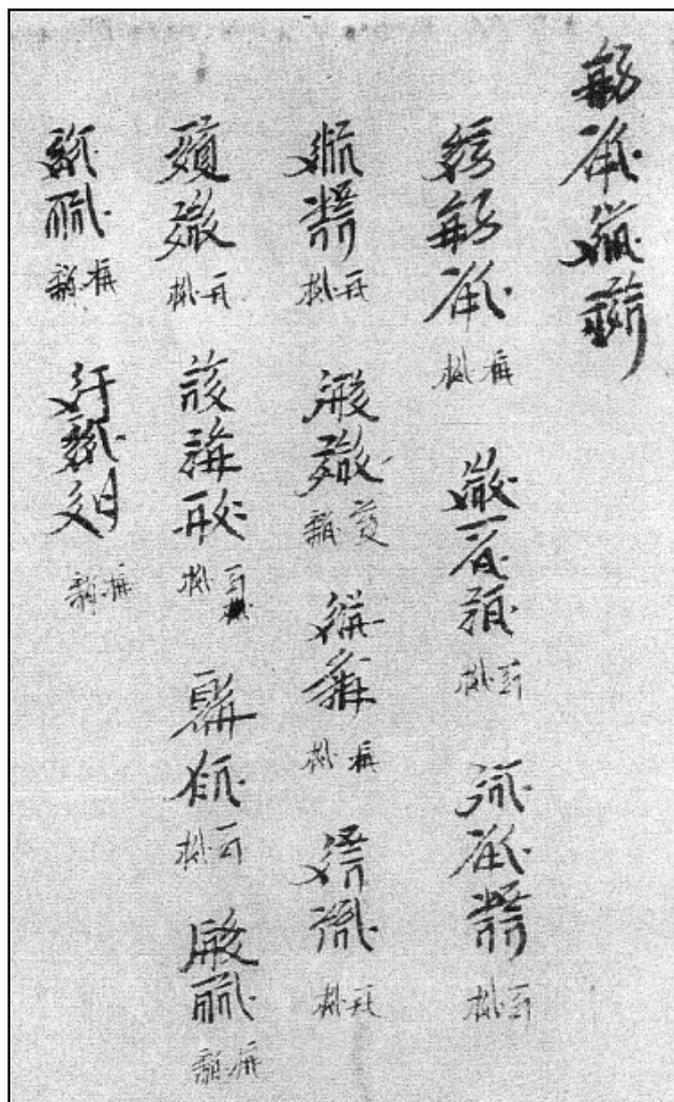
(一)文书状态

西夏文药方一纸，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Филиале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编号 Инв.№.4384(9-5)，此编号由 9 份残页组成，本文欲重点研究解读者为其中第五页，原编目者题为“医书”一份。¹⁹

17 聂鸿音，《西夏〈天盛律令〉里的中药名》，《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4期，第292页。

18 同上，第291~312页。

19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7页。



图版1 西夏文药方 Инв.№.4384(9-5)
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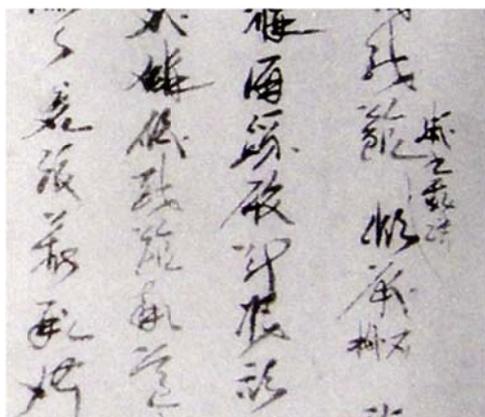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Филиале,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本药方和同号的其他 8 片残页，内容均为药方，部分在药方前后附有相关说明文字，长短不一，原应为长卷轴装，无裱褙痕迹，天地留白少，纸张边缘不平整，部分应为风化断裂(如 9-4、9-7、9-8)，亦有残片内文字完整，而边缘似人工刻意裁撕者(如 9-1、9-5、9-6、9-9)，不过究竟是写成时就已断开，抑或风化断裂或保存不妥断裂，目前还无定论，甚至这些残片本来并非属于同一卷轴所有，也极有可能。所有残页均以毛笔以黑墨书写于纸张上，字体纯为西夏文之行书与草书，无任何汉字在内。9 片残页的字迹和笔画互有异同，应非出自同一人手笔，²⁰尤其 9-2 的运笔方式和其他残页差异很大，举例来说，“举”字的写法中，左边的撇大多为由上往下书写，而 9-2 残页中独独自下而上撇，其他一些笔画上的特征也能辨识出两者属于不同的书写者。而 Инв.№.4384 其他 8 片残页的笔迹，和编号 Инв.№.4894，题名为“医书”的长卷有共同的运笔趋势和习惯，如“礲”字、“藥”字型态均完全相同，可以判定是同一人手迹，另外本卷和 Инв.№.911 和 Инв.№.4979 两组长卷之间可能也有一定的关联。缘此，我们应该在目前初步整理编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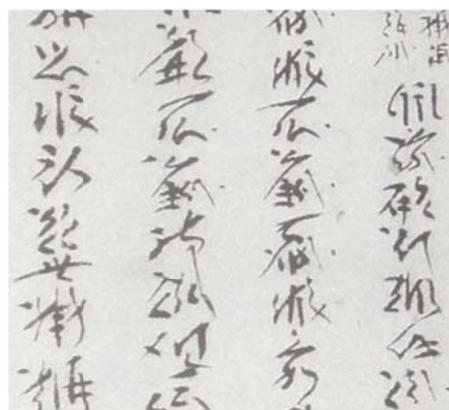
²⁰ 但亦不排除是同一人在同时或不同时间的书体或笔法不同。究竟为何编目时会将这 9 份残页一并编目为同一编号，值得后续进一步研究。

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不同编号残页之间的缀合和联系工作，必可提升文献的完整度，并有助于后续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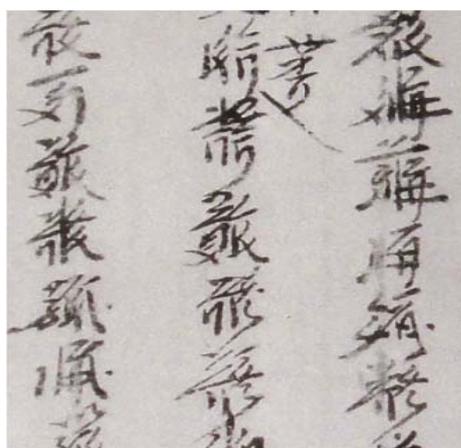
单就 ИHB.No.4384 写卷本身，总字数已超过千字，包含的语言文化信息量甚大，医学史价值非常高，本文选择此文献其中一段，仅登录单一药方，独立性较高、字迹亦较清晰的断片 9-5 来进行研究，并特别指出解读的过程中较关键的问题，希望能对西夏文医药文献的解析提供研究实例，并尝试建立后续翻译此类文献之方法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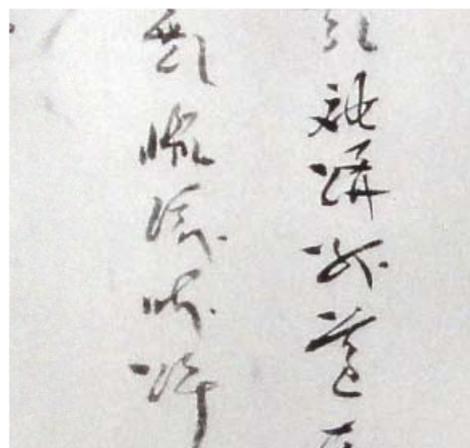
图版 2 (ИHB.No.4384 9-1)



图版 3 (ИHB.No.4384 9-2)



图版 4 (ИHB.No.4384 9-4)



图版 5 (ИHB.No.4384 9-9)

图版 2~5 俄藏黑水城文献 编号 ИHB No.4384 文字举隅

(二)西夏文药方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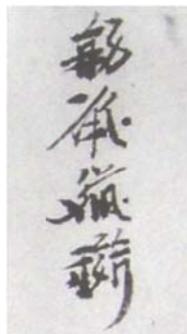
以下释文的体例，运用语言学研究所使用之隔行对照化表格(Interlinear paradigm)，各行的内容如下：

| 内 容 | 例 詞 |
|-----------|------|
| 原文西夏字 | 湼 |
| 西夏文之拟音 | sā |
| 《文海》声调·韵部 | 1.24 |
| 汉译之意义或对音字 | 三 |

西夏文之拟音采用目前最具系统性与解释力的龚煌城师拟音，²¹声调部分参看第三列之《文海》声调，1为平声，2为上声。韵部亦出自《文海》。汉字的中古音地位依照“声韵呼等调”的顺序，需参照时标明于该汉字之后。

1. 西夏原文: 涅诵论砣

| | | | |
|------|------|-------|------|
| 涅 | 诵 | 论 | 砣 |
| sā | ljj | tsjij | wā |
| 1.24 | 1.42 | 2.33 | 2.22 |
| 三 | 棱 | 煎 | 丸 |



图版 6 涅诵论砣(ИHB.No.4384 9-4)

涅为汉字“三、散”等字的对音字，诵为汉字“林、连、灵”等字的对音字，能够成立的词组应为“三棱”，系药材名，禾本目(Poales)草本水生植物，为一常用的破血消症祛瘀药，性味苦平略偏寒。论一般为“理解、了悟、了知”之意，如**油论**在经典中可对译藏文的 འཇམ་མཐོག་ལྷོ་ལྷོ་ལྷོ་ (理解思维)，²²但此处论应不作西夏语动词用，而是汉语对音字。然此字亦可对“之、戈三、麻三、先、仙、庚、清、青、添”等韵，²³若对“煎”字(精仙开三平)或许更能兼顾音义。

2. 西夏原文: 宦涅诵 舉 齡

| | | | | |
|------|------|------|------|------|
| 宦 | 涅 | 诵 | 舉 | 齡 |
| kjij | sā | ljj | njij | lju |
| 1.36 | 1.24 | 1.42 | 1.32 | 2.02 |
| 京/荆 | 三 | 棱 | 二 | 两 |

宦为“荆、敬、鸡、景、京、肩、结”等字的对音字，涅诵同上条，作药材“三棱”之对音解。此处合理的翻译有京三棱、荆三棱两种可能，京、荆同属见庚开三^c平，音韵地位相当，而前者为黑三棱科、后者为莎草科，都是淡水中的水生植物，性味药效接近，然“京三棱”正出自宋《开宝本草》，宋代其他医书亦多作“京三棱”，此处以“京”较佳，但仍保存“荆”字的可能性。宦字在其他文献中也曾经表示汉语的“荆”字，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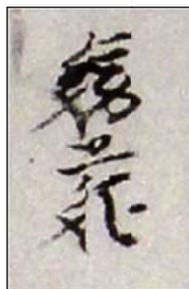
21 龚煌城《西夏语文研究论文集》，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 2002 年；龚煌城《西夏文字典稿》（未出版手稿，1993）；另李范文将龚煌城拟音部分符号稍作调整，拟音也有部分改动，见李范文《夏汉字典》第二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

22 林英津《西夏语译〈真实名经〉释文研究》第 80 页，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 2006 年。

23 荒川慎太郎《西夏语通韵字典》，《言语学研究》第 11 页，199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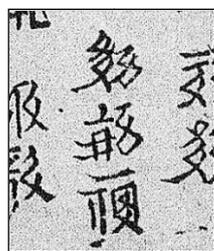
ИHB.No.4384 9-6中的**宦儂**，即中药材“荆芥”之西夏译。（见图版7）

| | |
|------|-------|
| 宦 | 儂 |
| kijj | kiej1 |
| 1.36 | 1.34 |
| 京/荆 | 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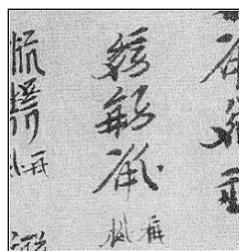


图版 7 荆芥(ИHB.No.4384 9-6)

《天盛律令》中以另一种写法“**涅盧**”表示京三棱，首字“**宦**”可能是一个**宦**的异体字，或是具有目前仍未知的意义(参看图版8)，**盧** ([ljwī] 1.16)《文海》记载该字为经典中用，或作人名用，应属译音字，一般表示“轮”、“林”、“临”、“伦”等字，此四字中古音均以-m或-n结尾，却用以表示中古音以-n结尾的“棱”，虽然西夏语应无鼻音韵尾，应无差别，但因此用法很特殊，**盧**字拟音有鼻化，而**诵**字无，在当时选用译音字实际的应用上，究竟和**诵**有何差别，仍然需要研究。



图版 8 宦涅盧(京三棱)
(ИHB.No.198 710 49-39)



图版 9 宦涅诵(京三棱)
(ИHB.No.4384 9-5)

3. 西夏原文：綠瘰暉 挨齡

| | | | | |
|------|------|------|------|------|
| 總 | 瘰 | 暉 | 挨 | 齡 |
| phu | gjow | sjwi | lew | lju |
| 1.01 | 1.56 | 2.28 | 1.43 | 2.02 |
| 蓬/白 | 菝 | 木 | 一 | 两 |

瘰为“娥、虞、鹅、俄”一类字的对音，**暉**原为“谁”、“何人”、“某”之意，但是此处

作实词解不合，应为对音字。上声 28 韵可对应“之、旨、支、术”等韵，用“术”字(船术合三^C入)音义兼通。瘰疬“莪术”又名“蓬莪莪”、“蓬莪术”、“蓬莪”、“蓬莪莪”、“蓬莪”、“蓬莪”、“郁金”、“乙金”。

宋代官定本草《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中的“蓬莪莪”有莪、莪两种写法，若依原文中的反切(旬律切)，则应以“莪”字为准，莪乃异体字。



图版 10 明 嘉靖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中的蓬莪莪²⁴

“莪术”之药用部位为一种姜黄科植物之根茎，性味苦辛温，作用为行血破瘀，攻逐积滞，宋代《开宝本草》谓：“主心腹痛，霍乱冷气，吐酸水，食饮不消，又疗妇人血气，丈夫奔豚”，意谓其主要功能就是行血与化积，包含消食积与血瘀。对中药学有接触的人想必知道，莪术常与“三棱”配伍，形成药对，对气滞血瘀，体内有肿瘤肿块者可起行气并散血瘀之效。

本药方以“三棱”为名，即暗示药性以“三棱”、“莪术”之类同类药味为君药，兼看其于药方中之剂量，均达 1~2 两，是药中比例较大者，以此，吾人可推测涇誦、瘰疬解读为“三棱”、“莪术”应属确论。至于綠字，字形颇似下列二字：

袂 rar 2.73 流、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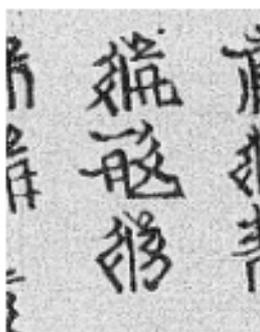
給 khjij 1.36 曝晒

唯需注意其细微差异，于手写字中极易辨识错误，此处笔画应无疑问为綠字。此字一般作为西夏族姓使用，另作“普、铺、薄、泊、菩”等多字的对音字，既然“泊”可以，那么偏旁“白”(并陌中二入)应该也可通，唯宋代之前的本草著作中，似乎未见“白莪术”这样的药名。另一个候选的字是“蓬”(并东中一平)，宋代《太平圣惠方》有“蓬莪术丸”，宋《圣济总录》亦有“蓬莪术汤”，其作“蓬”字之可能性相当大。

《天盛律令》卷十七中有一味药材(参见图版 11)，史金波教授书中译为“傍傲口”，基本上并非有意义的药名，而聂鸿音教授译为“蓬莪口”，²⁵两译之最后一字均未得其解，多少削弱了其解释的合理性。

24 [宋]唐慎微撰、曹孝忠奉勅校勘《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明成化四年(1469)刊，明嘉靖二年(1523)序，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25 聂鸿音《西夏〈天盛律令〉里的中药名》，《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4期，第291~312页。



图版 11 猛谗梦

(ИИВ.No.198 49-40)

聂文将此药材誉写为**猛谗胖**，其音韵地位如下：²⁶

| 猛 | 谗 | 胖 |
|-------|-------|--------|
| L3749 | L0555 | L3630 |
| S3324 | S0390 | S3514 |
| phow1 | gaa1 | wjijr1 |
| 1.54 | 1.22 | 1.74 |

平声 54 韵可以对译东韵的“蓬”（并东中一平），平声 22 韵也可以对译歌韵的“莪”（疑歌开一平），问题就在于，**梦**再怎么样都没办法对音为汉字的“莪”（邪术合^C入，广韵缺此字，依“旬律切”切出）、“朮”（澄/船术合^C入），第三个字差异甚大，且找不到在中药名称中具有意义的音近字，如果真要翻译为“蓬莪朮”会有些问题。

如果真的要“蓬莪朮”列入考虑，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原文可能有形似字误刻的问题：

与**谗**相近的有：

波
kjiir2
2.9

与**胖**相近的有：

朮 梦
mjijr2 sjwij1
2.7 1.36

其中**梦**字(L3751、S3326, sjwij1)和**胖**字字形最接近，且与“朮”字对音相合，应该可以确定此字为实，经过一番讨论，总算验明正身。**梦**、**胖**两字的差异甚小，在实际应用上，两者的左侧偏旁(西田龙雄分别称为圣部、人部)在文献上常有互用或混用的现象，不易辨识。

近世学者相当注重西夏文字形体、音义的正确性，对于学术研究、字典的编纂、和文本的誉写有重大意义，使用正确的文字是这个信息充盈的时代最基本的要求，然而在西夏人活跃的时代，字书的普及程度和其约束力恐怕相当有限，目前也缺乏西夏人有系统推行正字的证据，从官刻法典中的讹误文字，到民间的混用现象，我们可以窥知当时实际的语言文字使

²⁶ 原文并无注明西夏字以外的拟音等信息，所有数据是本文作者依聂文中的西夏文字查出补上。

用，其复杂程度恐怕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若将《天盛律令》中拟为“蓬莪术”的药材名称与本文药方中拟为“蓬莪术”的药名解读两相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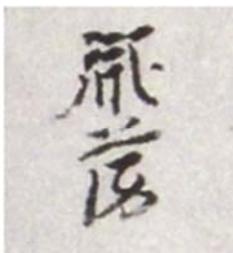
| | | | | | | | |
|---------------|-------------------|------------------|--------------------|---------------|------------------|-------------------|-------------------|
| 西夏字 | 𐰇 | 𐰇 | 𐰇 | 西夏字 | 𐰇 | 𐰇 | 𐰇 |
| 拟音 | phow ¹ | gaa ¹ | sjwij ¹ | 拟音 | phu ¹ | gjow ¹ | sjwi ² |
| 声韵 | 1.54 | 1.22 | 1.36 | 声韵 | 1.01 | 1.56 | 2.28 |
| 藏语对音的 主要元音 | o | a | e | 藏语对音的 主要元音 | u | o | i |

可以发现两者拟音有明显的差别，声母十分接近，韵母就差很多，虽然 u~o、e~i 之间因发音位置相近仍然有互转的可能，但是同一个外来语的名称在西夏语中会发出如此不同的声音，仍然令人颇费思量；这是否代表两者所对译的汉语语音有所差异，描写的是不同的汉语方言？或是西夏字虽看似相异，其实发音相近，描写的是同样的汉字音，而某些西夏字本身有和目前拟音不同的念法？另外，是否意味着西夏字内部有不同的方音系统？这些问题都值得继续讨论。

4. 西夏原文：𐰇 𐰇 𐰇 挨 𐰇

| | | | | |
|--------|------|------|------|------|
| 𐰇 | 𐰇 | 𐰇 | 挨 | 𐰇 |
| tehjwa | ljij | tsə | lew | lju |
| 1.26 | 1.42 | 1.27 | 1.43 | 2.02 |
| 川 | 棟 | 子 | 一 | 两 |

𐰇为“川、篆、传”等字的对音字兼“川”字汉语借词，在西夏文之中医药文献中相当常见，一般常作“四川”解，例如𐰇𐰇𐰇(川乌头)、𐰇𐰇(川芎)。



| | |
|---------|--------|
| 𐰇 | 𐰇 |
| tehjwa1 | khjow2 |
| 1.26 | 2.48 |
| 川 | 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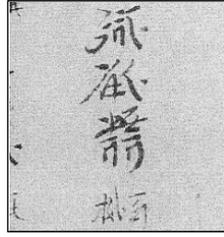
圖版 12 𐰇𐰇(川芎)(ИHB.No.4384 9-4)

𐰇和“事、𧈧”等字字形相似，但此处以𐰇字(为“林、连”等字之对音字)音义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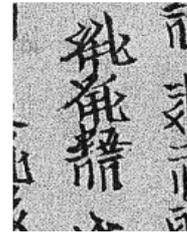
正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甲种本)第十七中亦有此词(见图版 13), 唯“子”字用指小词魏代替。



图版 13 魏子(川楝子)
(ИИВ.No.198 710 49-39)



图版 14 魏子(川楝子)
(ИИВ.No.4384 9-5)



图版 15 魏子
(ИИВ.No.198 49-39)

《天盛律令》复有一味药材(参见图版 15), 史金波、聂鸿音均译为“马连子”(魏子), 聂氏注明并非药名, 在文中仍然存疑无解。²⁷事实上, 此物即“马楝子”, 为药材“蠡实”(荔实)的别名, 又名荔薹、马蔺子或马莲子, 是一种鸢尾花的种子。²⁸这种鸢尾科的植物极为耐旱抗盐, 是中国北方以及中亚沙漠地区适应力极强的野生植物, 甚至朝鲜都有分布。

5. 西夏原文: 魏子 魏子 魏子 魏子

| 魏 | 子 | 魏 | 子 | 魏 | 子 | 魏 | 子 |
|------|------|------|------|------|------|------|-------|
| xu | tsə | khwə | lju | kwā | kjwi | eja. | dzjij |
| 1.01 | 1.27 | 1.27 | 2.02 | 1.24 | 1.11 | 1.64 | 1.42 |
| 附 | 子 | 半 | 两 | 官 | 桂 | 七 | 钱 |

魏为表音字, 一般表示西夏族姓(氏族名)或汉字“府、富、福、虎”等字之对音字, 使用频率较高。子多作“子”字对音用, 如儒家的人名子路、²⁹上一行的药材魏子“川楝子”等等; 因此, 此处魏子解以“附子”应无误。附子为大热之药, 桂性亦属温热, 此药方之君若主化痰破症, 势必得添加桂、附子等药为臣, 俾使升阳助温, 辛温解表, 药力可化且不伤中气。《伤寒论》中有桂枝附子汤, 为桂枝汤的变化方³⁰, 本方附子较官桂为多, 应系其他药味破血伤气过峻之故。

27 聂鸿音《西夏〈天盛律令〉里的中药名》,《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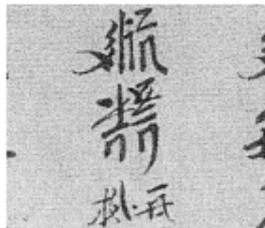
28 李时珍《本草纲目·草四·蠡实》。

29 E.И. Кычанов、聂鸿音《西夏文〈孔子和坛记〉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00页。

30 原文: 伤寒八九日, 风湿相抃, 身体疼烦, 不能自转侧, 不呕不渴, 脉浮虚而涩者主之。桂枝四两、附子炮三枚、甘草二两、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



图版 16 附子(ИHB.No.198 710 4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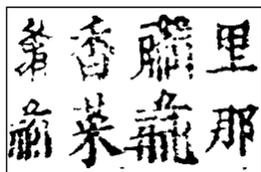
图版 17 附子(ИHB.No.4384 9-5)

缕缕，缕为“官、冠、管”等字之对音字，字形颇似黑字，应留意差别，缕为“贵、规、龟”等字之对音字，此处解读为“官桂”。“官桂”为幼桂、牡桂之树皮。又名筒桂(《唐本草》)、菌桂/菌桂(《神农本草经》)，与桂枝、桂皮、肉桂为同一植物。但历代本草典籍均将官桂之药性与肉桂相别，谓能温经通脉，行气散结，在此药方中为臣药之用。

6. 西夏原文：官 缕 举 龄 肋 踏 暖 龄

| 官 | 缕 | 举 | 龄 | 肋 | 踏 | 暖 | 龄 |
|------|------|------|------|------|------|------|------|
| xwej | xjow | njii | lju | lu. | zjow | khwə | lju |
| 2.30 | 1.56 | 1.32 | 2.02 | 1.58 | 1.56 | 1.27 | 2.02 |
| 茴 | 香 | 二 | 两 | 鹿 | 茸 | 半 | 两 |

官为喉音，上声 30 韵一般对应“灰、泰、哈”韵汉字的对音，缕则多作“香”字对音，经上下文比对，官缕应以“茴(匣灰合一平)香”为确。《番汉合时掌中珠》有“香菜”一词，“香”字正是以缕注音。《天盛律令》中亦有“茴香”，唯其缕字上方作另一构字部件“衤”，此种写法不只出现一次，木刻本和其他写本(如 ИHB.No.4384 9-4、9-7，见图版 21、22)都有出现过，似乎有其根据，其中原由以及字形的差异目前尚待深入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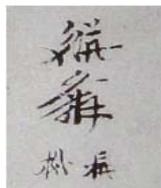


图版 18 香菜
《番汉合时掌中珠》页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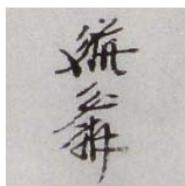


图版 19 茴香
《天盛律令》(ИHB.No.198 710 4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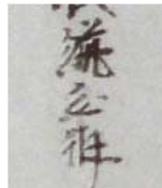
茴香在西夏文献中多次出现，以下是几个例证，注意其笔画、写法均有不等的差别：



图版 20 苜香
(ИHB.No.4384 9-4)



图版 21 苜香
(ИHB.No.4384 9-4)



图版 22 苜香
(ИHB.No.4384 9-7)

肋是“陆、卢、鲁”等字的对音字，是汉字借词，音义均作“戎、绒、绒”等毛织物解，此处为对音字。两者均为来日音，以肋踏对译“鹿茸”音义均合。西夏人多以畜牧为生，取得鹿只并取鹿茸是生活中常有的事。鹿茸性甘温且咸，咸入肾经、甘温入肝经，是动物性的补养药，主强筋旺阳，与前条桂附相配伍，主提升药温，使破血破气之力不致误伤中气，两得其平。

7. 西夏原文：抖爨 暖脰 漠窾承 挨脰

| | | | | | | | | |
|------|------|------|------|------|------|-------|------|------|
| 抖 | 爨 | 暖 | 脰 | 漠 | 窾 | 承 | 挨 | 脰 |
| tow | kjwi | khwə | lju | pu | ku | teiew | lew | lju |
| 1.54 | 1.11 | 1.27 | 2.02 | 1.01 | 1.01 | 1.44 | 1.43 | 2.02 |
| 当 | 归 | 半 | 两 | 补 | 骨 | 脂 | 一 | 两 |

抖爨，抖为“党、多、董”等字的对音字，平声 54 韵可对应“东、唐、阳、魂”等韵之字，爨字同上条“官桂”之“桂”，因此我以“当”（端唐开一平）、“归”（见微合三^A平）对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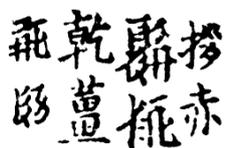
漠窾承，漠为“北、布、博”等字的对音字，窾字形颇类似孺字应留意。窾为“姑、故、股”等字的对音字，漠窾两字同为平声 1 韵，可对应中古音“模、东一、屋一、尤、没、德”韵字。承为正齿音（舌面音），有实词意义为“牛”，但此处作对音字用。因此，我以补（帮姥中一上）³¹ 骨（见没合一入）脂（章脂开三^C平）对读“漠窾承”。补骨脂为豆科植物，又名“破故纸”、“故子”、“破布子”，台湾也有出产，闽南语称为[p^hua³ po³ tsi²]或“树子”[ts^hiu⁷ tsi²]，味辛、苦，性温燥，有温肾壮阳，温脾止泻之效。

8. 西夏原文：材戴 挨脰 棘丑 舉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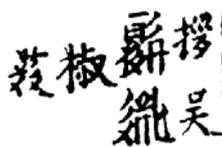
| | | | | | | | |
|------|-------|------|------|-------|------|------|------|
| 材 | 戴 | 挨 | 脰 | 棘 | 丑 | 舉 | 饮 |
| tsar | tehji | lew | lju | tshjj | phji | nji | dzjj |
| 1.8 | 2.09 | 1.43 | 2.02 | 2.37 | 1.11 | 1.32 | 1.42 |
| [干 | 姜] | 一 | 两 | 青 | 皮 | 二 | 钱 |

31 上声十姥韵为上平十一模韵的上声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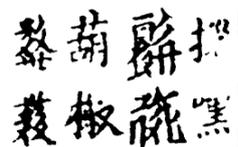
材戴一词，适出于《番汉合时掌中珠》(见图版 10)，汉译为“干姜”，发音为[tsar¹ tehji²]，并非汉语“干姜”之对音，应该是西夏本族语，也有可能是借用非汉语的其他语言。“干姜”藏文作  或 ，两者似未有同源关系。材作“椒类”解，《文海》84.251 记载为“辛辣的佐食调味料”，如椒(图版 24)、胡椒(图版 25)。戴为“根本”解，材戴其字面意义或可意译为“本椒”，可假设为“原本之椒”或“本地之椒”，为本药方中唯一非汉语借词的词语。



图版 23 干姜



图版 24 椒



图版 25 胡椒

皆出自《番汉合时掌中珠》(甲种本)

棘为“青、前、净”等字之对音字，丑为“鼻、皮”等字之对音字，棘丑作“青皮”解，“青皮”为芸香科植物未成熟时的果实外皮，色青，属厥阴风木，入肝经，味苦而疏肝下气，是本药方之佐药。以其份量仅二钱，可知方义原为旁助药力之效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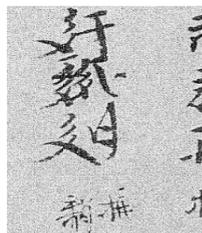
9. 西夏原文：爆丑 舉飲 凰爆纒 舉飲

| | | | | | | | | |
|-------|------|------|------|------|-------|------|------|------|
| 爆 | 丑 | 舉 | 飲 | 凰 | 爆 | 纒 | 舉 | 飲 |
| tehji | phji | nji | dzji | pji | tehji | khji | nji | dzji |
| 1.16 | 1.11 | 1.32 | 1.42 | 1.11 | 1.16 | 1.36 | 1.32 | 1.42 |
| 陈 | 皮 | 二 | 钱 | 草 | 澄 | 茄 | 二 | 钱 |

爆丑，丑同前条棘丑“青皮”之丑“皮”，而爆为“沈、陈、尘”等字之对音字，故以“陈皮”对之可也。“陈皮”为芸香科植物成熟之果实外皮，经干燥后得之，味苦辛温，归肝胆胃经，一样具有疏肝破气，消滞化积之效。陈皮和青皮同为一物所生，但药性有所不同，两者配伍亦为一著名药对，合则青皮可宣肝，陈皮可调脾，土木得调，两得其平。



图版 26 草澄茄(ИHB.No.198 710 49-39)



图版 27 草澄茄(ИHB.No.4384 9-5)

凰爆纒，凰为“鼻、壁、比、毕”等字之对音字，爆同前条陈皮之“陈”字，纒在《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有译音为“茄”字之例，³²故以“草澄茄”译之。在药典中，“草澄茄”一指胡椒科植物草澄茄的果实，二为樟科植物山鸡椒的果实，亦有说为牛蒡之果实，即牛蒡子，迄今依然莫衷一是。

32 字形颇似览，发音、意义完全不同，应特别注意。

(三) 药方之单位及量词

有关西夏药方的份量，应该是以西夏官方规定的公制单位来计算，宁夏曾经出土以西夏文将重量标记于上之银器，经实测每两约为 40 克，与宋制相近。³³本药方中有“𪛗”两、“𪛘”钱两种单位，“𪛗”两([lju] 2.02)、“𪛘”钱([dzjij] 1.42)皆为汉语借词，“𪛘”一般作为“金钱”意思使用。另外，𪛙([tshja] 2.17)也可对音汉语的“钱”字，不过一般不用于表示重量单位。

另外，本文出现的西夏文数字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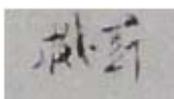
𪛚半 khwə 1.27

挨一 lew 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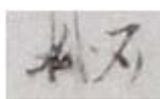
舉二 njii 1.32

𪛛七 ɕja. 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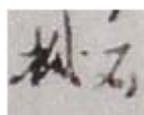
均为西夏语一般日常使用的序数。西夏文献中，因为数字相当常用，笔画又多，书写上为求方便快捷，有时非常潦草难以辨认，兹以西夏文数字“一”为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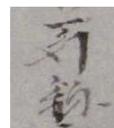
图版 28 一两
(ИHB.No.4384 9-5)



图版 29 一两
(ИHB.No.4384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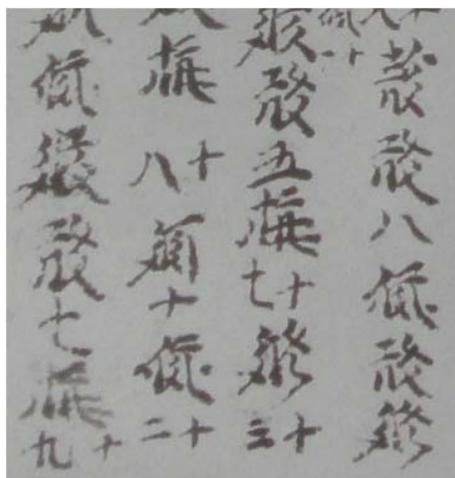


图版 30 一两
(ИHB.No.4384 9-4)



图版 31 一钱
(ИHB.No.4384 9-6)

甚至有以汉文数字混入的现象：



图版 32 明堂灸经 (ИHB.No.2630 8-7)

(四) 西夏文药方汉译文

综合上述的解译，我们成功地复原了这份药方的原文如下：

三棱煎丸

京(荆)三棱 二两 蓬(白)莪术 一两 川楝子 一两

附子 半两 官桂 七钱 茴香 二两 鹿茸 半两

当归 半两 补骨脂 一两 干姜 一两 青皮 二钱

33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第 160 页。

三、本药方的立方方义分析

至此，这份药方“三棱煎丸”已经翻译出来，是一份汉医的药剂配方，所有药味与剂量之写法，均与一般汉代《伤寒杂病论》以降的医药传统相仿，此药方之解读，引发我们思考几个问题：究竟西夏有无本身的医学？此药方是西夏人翻译抑或自行创作的处方？此方除药名、剂量外全无说明，究竟预设的主治疾病为何？

有关西夏人的医学，史书上记载很少，目前仅在《辽史》卷百十五《二国外记·西夏》寻得一段记载：

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胛骨；二擗筭，擗竹于地以求数，若揲著然；三呪羊，其夜牵羊，焚香祷之，又焚谷火于野，次晨屠羊，肠胃通则吉，羊心有血则败；四矢击弦，听其声，知胜负及敌至之期。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西夏语以巫为“厮”也，或迁他室，谓之“闪病”。³⁴

这段文字或许呈现了某些西夏文化的样貌，他们似乎仍然处在“医(医)一巫同源”的阶段，虽曰“病者不用医药”，然而在《文海》、《杂字》一类文献中，记载了众多以本民族语言记录的草名、树木名、谷物名，另外还有多字均表示“巫”之意，西夏人对大自然的理解与运用方式相当丰富多元，世界各民族的巫医多有使用动植物、矿物辅助医疗，西夏人曾经发展出本身的医药文化，是可能性很高且不能轻易否定的假设。

本号残页从形式上判断应为一写本或抄本，就现已出土的西夏文文献或黑水城发现的汉文医药文献来看，尚未能从中觅得与此写卷相同的内容。衡诸卷内其他药方，文字时有涂改或加注、插入文句等痕迹，包括药物剂量、药味更动以及药方前后的说明文字都有程度不一的修改，因此可能是一份翻译(汉翻夏)的底稿，抑或作者原创的各式药方；若此卷为抄写本，应不至于动辄抄错而需要涂改，因此本写卷的书写者，或许即为作者或翻译者本人。

此份文件的内容本身是否为西夏党项族人撰写？或是某种汉籍的翻译？目前仍不得而知，仅知在现存的各种汉籍中，找不到和此药方完全相同的记载。就目前所见，出土之各种西夏文药方中，药味均与唐宋本草典籍记载的汉地传统药材几乎一致或雷同，并未出现特殊的地方药味；而从官方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猜脖胖蘧糶绢妹洱)中的药材名单来看，西夏当地的植物亦未列入。或许此类医药文献可称为西夏医学中“汉医体系”或是“受汉医影响”的著作，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文献中尚未寻得该民族独有的医学技术，就先排除“党项医学”曾经存在的可能性。

至于“三棱煎丸”，在北宋太医院编《圣济总录》³⁵卷四十七、卷七十一有两种同名但药味组成不一样的“京三棱煎丸”，其内容与本药方有一定的关联，以下将两个药方开出以供比对：

《圣济总录》卷四十七 京三棱煎丸

为京三棱三两杵末，取二两，硃砂一两飞过，同三棱用米醋三升煎成膏，当归酒浸，

34 [元]脱脱等撰《新校本辽史·附辽史源流考》，鼎文书局1980年，第1523~1524页。

35 又名《政和圣济总录》。

切，焙半两，大黄铍，炒半两，鳖甲去裙襖，醋炙半两，五灵脂炒半两，木香半两，没香铍半两，槟榔铍三分，桂去粗皮三分，干漆炒令烟尽三分，没药一分，马蔺花一分，蓬莪术炮一两。

上为末，入三棱煎，搜和为丸，如绿豆大。胃热肠寒，食已复饥，小腹痛胀。每服七丸，空心、临卧温酒或盐汤送下。³⁶

《圣济总录》卷七十一 京三棱煎丸

京三棱煨，铍一两，蓬莪术煨，铍一两，芫花醋炒焦一两，半夏汤洗七遍，焙一两，青橘皮去白，焙一两，硃砂去石，研半两，附子炮裂，去皮脐半两，桂去粗皮半两，延胡索醋炒半两，大戟臙粉调，酒炙半两，干漆炒烟出半两，猪牙皂荚去皮子，炙半两，五灵脂醋炒半两。

上为末，用好醋三升，入药二停，熬成膏，再入一停，为丸如绿豆大。主治五积六聚，血痕气块，聚散不定，及一切气疾。每服五丸，食后生姜汤送下。³⁷

除了这两个药方之外，历代医方内名为“三棱煎丸”系列的还有很多，兹举数例：京三棱丸（《太平圣惠方》卷四十九）、小三棱煎丸（《圣济总录》卷七十二）、三棱煎（《全生指迷方》卷三）、三棱煎丸（《卫生总微》卷十三）、三棱煎丸（又称为消痞丸、化积丸《活幼日议》卷十七）等等，在这些以“三棱煎”为名，并且制成“丸”的药方中，没有一份是和本文所研究的西夏文药方完全一致的，以药味来说最多也仅有四至五成相同，然而开立药剂的方义，并非单纯袭用前人牙慧，而是在已有的用药经验上，配合实际需要而进行加减方，以适应症状，诸关连药方之间，其主治方向不会相差太远。因此，若能将此类古籍中“三棱煎丸”系列药方之主治加以分析，就能提示我们该药方原本所预设的用法。

从这些药方中，我们可以发现：“三棱煎丸”事实上是一个系列的药，如同中医传统上的桂枝汤类（系）、柴胡汤类（系）等都能依照患者状况与脉象，加减药味或剂量以建立无数个变化方一般。“三棱煎丸”系列方均以“三棱”为名，最重要的君药应为京三棱和蓬莪术这个药对。主要的方义为破症痞、消宿积、温阳解表且疏肝调脾，处理中焦不和，气壅不得宣通者，另外加上一系列提升肾气的药味。

如果食积过重，则加上木香、槟榔、砂仁等消食化积，胃中有燥矢，则以巴豆、大黄通肠峻泻，或加青皮宣肝，陈皮调脾；附子、桂枝温经，当归补血调经；川楝子止痛行气，缓和药性苦寒等等；如觉药力仍有不足，则可另加五灵脂、硃砂。此药作者的医学观念是以杀伐与疏导病灶并重，而且因应较寒冷地区所生寒病，添加不少性温热的药味，如附子、当归、鹿茸等等。

综合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本方“三棱煎丸”是一味基于汉地医学，君臣佐使均完备，主要用以消积破症、温养肝脾、破血化气的医方，且应该是在实际应用中发展出来的药方。

四、结语

本研究藉由解读考证一份于1908-1909年出土自黑水城的西夏文药方，探讨西夏人的医药文化与医药文献，运用文献学的方法仔细分析古代文书，并且广泛与同时代的其他文献相互比对研究，重建了八百年前一种汉医药方“三棱煎丸”的药味组成与剂量，对于研究三棱

36 宋徽宗敕编《宋刻大德本圣济总录》39，大阪市：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4年，第135页。

37 宋徽宗敕编《宋刻大德本圣济总录》39，第187页。

系列药方的组成、西夏的医学历史以及西夏语文研究，都提供了一份难能可贵的资料。

本文介绍了黑水城发掘的经过与黑水城文物的重要性，特别注重黑水城文物中医药文献之特殊价值与意义。这些西夏文献所处时代，适位于汉语中古音的时期，深入分析其读音、借字和对音对于了解中古音有其关键的意义。本研究显示，西夏人在撰写汉语译音时，并未有相当一致的固定音写用法，会依照书写者的语音或当时的想法而有变化，后续的研究应该特别锁定这些异写或异体字，进一步从西夏文字书《文海》、《同音》、《五声切韵》中讨论其反切和对音之规则，另外还可继续参照文献中的梵—夏或梵—藏对音，一并进行讨论。

作者希望透过此文的写作，对于西夏文医药文献之解读提供实际的研究案例，藉由研究过程的翔实描述，可以作为后续分析解读的重要依据与参考基础，并且提供一份西夏医学史与东亚传统医学的珍贵资料。

附记：感谢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龚煌城院士、林英津教授、蒙古国立大学那仁教授三位老师给予指导并提供宝贵的建议，特此致谢，惟文责仍由作者自负。

(作者通讯地址：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 台北 115)